



孙方友小说全集

孙方友新笔记小说

主编 墨白 方亚平

小镇人物

卷

二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孙方友小说全集

孙方友新笔记小说

主编 墨白 方亚平

小镇人物

卷

二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2007 年秋，郑州

(14) 登上顶峰
手迹与心迹

4. 手迹的质度与量，是人生的高度与厚度的体现。它是思想的重量，是情感的深度，是意志的坚韧。手迹是心灵的延伸，是灵魂的栖息。它记录了你的每一次思考，每一次感动，每一次挣扎。它让你看到自己的成长，看到自己的不足。它让你明白，每一次落笔，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它让你懂得，每一次书写，都是一次对自我的超越。

(续上段)
用手迹来记录思想与小说素材，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，对创作的执着。它让你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，找到一片宁静的港湾。它让你在喧嚣的尘世中，听到内心的声音。它让你在迷茫的旅途中，找到前进的方向。它让你在孤独的夜晚，感受到陪伴的温暖。它让你在创作的瓶颈期，找到突破的灵感。它让你在人生的旅途中，留下坚实的足迹。

创作思想 (4)

(15)

把思想与创作联系起来，把内心的想法与手迹结合起来，这是创作的关键。思想是创作的源泉，手迹是思想的载体。没有思想的手迹，是空洞的；没有手迹的思想，是飘渺的。只有当思想与手迹完美结合时，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。在创作过程中，要不断地思考，不断地探索，不断地突破。要让思想在笔尖流淌，让情感在纸上绽放。要让读者在阅读你的作品时，能够感受到你的思想，感受到你的情感，感受到你的力量。

创作是一种修行，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。它需要你有一颗敏感的心，需要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，需要你有一股不屈不挠的毅力。在创作的过程中，你会遇到无数的困难，你会经历无数的挫折。但是，只要你不放弃，只要你坚持，你一定能够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。你的作品，将是你对生活的感悟，你对世界的认识，你对自我的表达。你的作品，将是你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手迹，思想随笔



手迹，用来记录思想与小说素材的笔记本



1976年夏天，淮阳，孙方友与三弟墨白（后排左一）、二弟孙方鹏（左二）、四弟孙方平（左四）



1994年9月，北京，左起：阎连科、周大新、孙方友、墨白、李鑫



2007 年秋，香港



2011 年 8 月，作者参加《半岛晨报》举办的名家笔会时走出大连机场，身后是夫人曾宪兰

+ 目 +

+ 录 +



1999

曹长老 / 3	郑书记 / 39
韩广太 / 6	老袁 / 44
姚社长 / 9	吕中湖 / 48
韩广元 / 13	大洋马 / 51
赵驴儿 / 16	崔班长 / 54
珊珊 / 20	哑喉咙 / 57
于宝兰 / 26	唐杰 / 60
雷老周 / 29	马五 / 63
郑乡长 / 32	周鹏 / 67
郑助理 / 36	马老太 / 71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张彩祥 / 74 | 王货 / 117 |
| 曾老廉 / 77 | 钱学孔 / 120 |
| 老六 / 81 | 老歪 / 124 |
| 方大屁股 / 84 | 黄孬 / 127 |
| 雷公安 / 87 | 李明望 / 130 |
| 伊医生 / 90 | 卢团长 / 133 |
| 玉嫂 / 93 | 晴晴 / 137 |
| 快三娘 / 96 | 刘义伦 / 140 |
| 吴大肚子 / 99 | 邓万林 / 144 |
| 黄参谋 / 102 | 大狗 / 148 |
| 王洪文 / 105 | 张素 / 151 |
| 姜大力 / 108 | 黑老吉 / 154 |
| 卢桂生 / 111 | 刘邦宪 / 157 |
| 赵老闷 / 114 | |

2000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张娃 / 163 | 雪梅 / 172 |
| 白社 / 166 | 重逢 / 176 |
| 丹菊 / 169 | |

2001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骚扰 / 183 | 唐聋子 / 192 |
| 包主任 / 186 | 大老雷 / 195 |
| 杨广播 / 189 | 马神仙 / 199 |

小马 / 203

郑所长 / 208

2002

麻队长 / 213

荣大刚 / 269

老谭 / 216

赵毛 / 272

坏瓜 / 219

马家茶馆 / 276

老吉 / 222

刘家酒馆 / 281

老王 / 225

赵屠夫 / 285

李怀素 / 228

马老四 / 288

张敬业 / 231

刘大肚子 / 291

李佑三 / 234

小上海 / 294

曾老板 / 237

张老师 / 298

雷家炮铺 / 240

吕家染坊 / 303

苏家馍铺 / 243

马六 / 308

姜门亮 / 246

吕家鱼行 / 311

王老三 / 249

老军官和他的夫人 / 316

大老周 / 253

毛孩儿 / 319

雷家药铺 / 256

老 K / 322

刘家果铺 / 259

方老太 / 325

姜老太 / 262

货郎周 / 329

刘玉秀 / 266

胖老太 / 332

2003

打手 / 337

邵投递 / 340

吴工商 / 345	崔阔 / 385
瞎侃儿 / 349	胡家烧饼 / 388
殷老二和他的女人 / 352	王庆典 / 392
朱老曹 / 356	雷老昆 / 397
红女 / 360	朱麻子 / 401
周大嘴 / 364	老冯 / 405
郭县长 / 368	阎主任 / 409
刘如山 / 371	袁屠夫 / 413
毛西海 / 375	崔书记 / 417
夏狗子 / 379	赵章 / 420

附录

尽力把家乡写成一片原始森林

(孙方友 孙青瑜) / 427



1999

+ 曹 +
+ 长 +
+ 老 +

曹长老是江西人，随部队打仗来到颍河镇，最后寻了个镇上姑娘，便落下了户。曹长老的真名叫曹贵明，是个军医，当兵之前就是基督教徒，现在弃甲归田，又开始了做礼拜。

曹长老来镇上的时候，据说有一个德国人在镇西苑老庄办了个教堂，做礼拜需要跑十多里路。因为曹长老是西医，常有叫急的病人来求他医治。这样一来，就误了不少病号。为广怀慈悲，他就与那个德国女人商量在颍河镇开一个礼拜堂，由他发展教徒。那个德国女人自然高兴，便授权曹贵明负责颍河镇教堂的讲经事宜。

教堂需要很大一片场地，而且还需要与当地政府接洽，才能受到法律保护。当时镇公所的镇长姓景，一只眼，人称景瞎子。景瞎子有性病，一犯上来就要打盘尼西林针。镇上就曹贵明一个西医，所以他不敢驳了曹先生的面子。当然，他也生怕共产党借机利用教会闹事，只批准曹贵明在自己小院里举行聚会。万般无奈，曹先生便让人做了好多棉布垫子，内里包了麦草，来了教徒，就一人发一个。曹先生一边讲《圣经》，一边还能给人看病。每到礼拜五，还有灯下礼拜，院子里的墙脚树下全是蜡烛，唱诗班高

唱赞美诗，给人一种天主降临的感觉，一切都显得极其神圣。

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6 年。那时候，我已经记事，常与一群小伙伴到曹先生家看教徒们做礼拜。做礼拜的多为妇女老人，他们很虔诚地听曹先生讲道。院子外面，有几家卖小吃的常来“赴会”，因为里面讲道，不敢吆喝，生意做得很静。大概快中午的时候，做礼拜结束，人们鱼贯而出，皆走得很静很神圣。等人走完，曹先生的儿子开始打扫场地，把棉垫子一个个规整地擦起来，像堆了个肥大的雪人。

曹先生因是医生，又是教会的长老，所以很受镇上人尊敬。去曹先生私人诊所瞧病，有钱没钱都可以。有钱时，你就多掏点儿；没钱时，你也可少掏点儿。曹先生除去诵经之外，平常很少说话，许多事儿都是用笑笑作回答。到了他的私人诊所，你就感到气氛很肃穆，静得极庄重。曹先生既是医生又是护士，给小孩儿打针很轻，而且是打“撞针”。所谓“撞针”，就是像投飞刀一样猛地扎在屁股上——这本是很难做到“轻”的，但曹先生做到了，这可见曹先生的善根一斑。

到了 1958 年，大伙儿只顾忙跃进，什么也顾不得了。为能一夜间“跃进”出一个卫生院，公社头头们把个体户医生都集中了起来，把他们的药和药橱皆拉到一个离镇子十多里的地方，办起了颍河镇第二医院。因为有先生，有药物，当天就能接病员，算是放了一颗“大卫星”。后来这卫生院又改名为“联营诊所”，和医院一个性质，有门诊，有药房，有病房，每月发工资。因为那个叫天齐的地方距镇子太远，曹先生极少回来。后来，我又到一个十多里外的地方读初中，所以，我也就极少见到他。

记得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见过一回曹先生。那是一场批判会，曹先生因当过旧政府的兵又是外地人，被划为“阶级异己分子”。批判曹

先生的时候，总见他不时在胸前画十字。一个造反派把《圣经》撕碎了砸在他脸上，他却很慈祥地望着他，凄凉地叫了一声：“阿门！”

如此顽固不化，自然很提造反派们的兴致，他们把他推到三把椅子掣成的高台上，并让他双手扬起，扎个“坐飞机”的架势。曹先生岁数大了，在高处站不稳，一头便栽了下去。只听会场里有人高喊：“看！我们又击落了一架 U2 型！”那时候，曹先生已满嘴流血，死了。

那一天，也是礼拜五，为耶和华蒙难日。与耶和华不同的是，曹先生是摔死的。

许多年以后，上头又讲究“信仰自由”，镇里的教徒们又开始活动。曹长老的儿子当了教会头目。教堂里响起钟声的第一个礼拜五，教民们自觉为曹先生补了一个隆重的葬礼。许多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，唱着《安魂曲》：

有日银链将要折断，
我就不再如此歌唱；
但我醒来何等喜欢，
发现自己是在天上。

……

教民们围坐在曹先生的墓前，一直唱到夜深人静。第二天，坟地周围插满了十字架。不巧的是那块地是一个巫婆的责任田，中国道教历来与西洋教不太友好，这回算是让她抓了把柄。那巫婆带领一群巫婆，找到曹长老的儿子，一直闹了好几天方算罢休。

+ 韩 广 太 +

韩广太是个扎彩匠，专积阴德。过去的扎彩匠，多是画匠。韩师傅的画技很高，有一次他为一家大户扎纸人纸马，还扎了一个大院落。房前画了一个梅豆架，架上结满了梅豆角，其中一个被虫咬了，那虫正在咀嚼，下面还从另一个眼儿里冒出虫屎来，很是逼真。除此之外，扎彩匠还要会泥塑。用胶泥捏出的人头大多像古代仕女，柳眉杏眼，樱桃小口，只是一穿上纸衣，就透出某种阴气来，看起来好吓人。

由于韩广太干的是积阴德的事儿，所以众人就认为他胆儿大。有许多时候，仿佛他就是阴间派到阳间的使者，许多正常人不敢干的事儿，多让他来干。比如颍河里漂来了个死人，有人捞了上来，辨认死者的时候，人们就会想到韩广太。韩广太对这种事儿也从不推托，责无旁贷似的，把酒洒在毛巾上，捂住嘴巴，用一根棍子把死者的头颅拨来拨去，报告着死者的特征。1959年冬天，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一年，大街上不时有饿死的外地人。公社让韩广太拉尸埋人，埋一个两元钱。韩广太赶着一头牛，用绳子套了死者的双脚，赶牛拉到河滩里“软埋”。所谓“软埋”，就

是不用棺木不用草席，用土一盖了事。逢着死者穿着棉衣，韩广太就把棉花扒出来。扒棉花的时候，他还念念有词，说是现在正困难，你临死再为活着的人送点儿温暖……韩广太扒出棉套，整理一番，再卖给别人——这当然是保密的。因为他经常出售破棉套，才引起镇上的人如此猜测。

韩广太的女人是個巫婆，最拿手的是給小孩兒叫魂兒。誰家的娃娃吓着了，就去請老韓女人。那女人一身烏黑，等到中午時，一手拉竹筐，一手拿着被吓着孩子的衣服，边走边叫：“××，來家咧！××，來家咧！”路上不得有人攔道。所以，每逢叫魂兒的時候，被吓孩子的家人要全部出动，站在路口处央求别人晚走一时，这样，路口处常常会聚不少人看韩家女人叫魂儿。那时候，她的声音就会更大，腰肢扭得更加好看——现在想来，这很可能是她的一个招数儿，可以借机表现自己，达到某种广告作用。

韩家女人很干净，整天把头梳得溜光，穿着小白鞋。为人跳神，从不吃人家的饭，因为她吃斋。更重要的，是嫌别家饭不卫生。有一次，到乡下给一家跳神，吃饭时下起了大雨，走不脱了，才勉强吃了人家一碗面条儿，而且不让人家给她盛，她自己到灶房，先盛一些倒在锅里，再从中间盛了一碗。她说这是简易消毒法，是从一个大干部那里学来的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如此讲究的人，只活了四十多岁。韩家女人死后，韩广太再没续弦，主要原因是介绍来的女人皆达不到前妻的卫生程度。多年生活，那个巫婆妻子把他也弄成了某种洁癖，从吃到住都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，一旦被人打破，就万分地不适应。所以，他宁愿单身，也不愿续弦。

谁也没想到，韩广太最后竟死在了这“洁癖”上。

人生在世，任何事若发展到过了限，就成了“怪异”。韩广太的讲究卫生就达到了这种程度。他每天翻阅报纸，专看卫生与健康